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赵焰 著

徽州



赵焰
第三只眼看徽州

思想徽州

赵焰
第三只眼看徽州

思想 徽州



赵焰
十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徽州/赵焰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664-0083-3

I. ①思…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4509 号

思想徽州

赵焰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2mm×228mm
印 张: 15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1.00 元
ISBN 978-7-5664-0083-3

责任编辑: 卢 坡 策划统筹: 朱丽琴 装帧设计: 知耕书房
特约编辑: 胡竹峰 责任校对: 鲍 励 图片摄影: 张东俊
责任印制: 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5106311

总序

苍白的乡愁

一幅图

在我的印象里，外公和外婆一直端坐在老屋堂前八仙桌的两旁，静穆无声，就像是一幅巨大立体的古代容像。

他们似乎一直是老人：外公长得白白净净的，有着稀稀拉拉的胡须，说话慢条斯理，永远是慈眉善目的；而外婆呢，似乎总是有倾诉不完的怨气，只要一开口，便用一口难懂的歙县话大声地数落。平日里，很少看到他们走出那个黑漆漆的大门，一有空闲，他们总是喜欢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土地庙里的一对菩萨。

老了，也许只剩下沉默和思想了。外婆的心思是好揣摩的，无非家庭，无非生计；而外公呢？这个十来岁就开始“下新安”，后来又壮志未酬的“老徽商”，对于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有着失意的懊恼？或者，有着对宿命的怀疑？——总而言之，他们应该是在反当吧，人与牛一样，在很多时候，是需要反当的。当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完，无需再做的时候，他必定会选择沉默和端坐，反当岁月，内心忧伤。

一物件

20世纪70年代,外公、外婆的家已近一贫如洗了。我小时候只见过几枚老银元,很漂亮,沿着边猛一吹气,侧耳聆听,便能听到风铃似的清脆响声。后来,银元不见了,拿去换钱了,一枚银元,当时能换八元人民币。我能得到的,只是一些铜板。铜板很漂亮,上面有一些字,“光绪”、“咸丰”什么的。铜板是我们用来“打币”的:把一分、两分的人民币硬币放在青砖上,用铜板去打,打下来的,就归自己了。铜板是无孔的,铜钱则是有孔的。铜钱我们都瞧不上眼,在一些角落和路边,经常会看到一些生锈的铜钱。铜钱,就像历史的弃儿。

那一年夏天,我忽然迷上了斗蟋蟀。有一天,在老宅的旮旯里逮到了一只蟋蟀,顺手就放进了一只玻璃瓶子。泥菩萨似的外公忽然开口,他对舅舅说:你找几只蟋蟀罐给他,让他放蛐蛐。于是,舅舅不知从哪个角落拖来一个脏兮兮的大木箱子,里面竟然有数十个蟋蟀罐子!有的是陶砂制的,有的是青石刻的,看得出,是有些岁月的了。我挑了一个最漂亮的:似乎是用龙尾石雕刻的,比一般的蟋蟀罐要小,因为小,根本就不能放蟋蟀,一放进去,就跳出来了。但我喜欢这只罐子,它小巧、精致、漂亮,盖子上刻有一个人物,身着明代官袍,线条流畅;罐底下,有着篆刻印,大约是制作者的图章。

这个蟋蟀罐至今还留在我的身边,放在我的柜子里。前些年有一次拿出来赏玩,盖子落在地上,打碎了,随后又用胶水粘上,算是破相了。有时候偶然瞥到这个物件,我会突然想:当年这个蟋蟀罐到底是谁的呢?它比外公的年纪大,甚至要比外公的外公年纪都大。这个罐子那样精致,那样漂亮,当年的主人一定对它爱不释手吧?但爱不释手又能怎么样呢?物还在,人已去。两厢渺渺,物我两忘。

人真苦，童年如白纸，命终复空旷。我们生而支离破碎，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物件，来修修补补。

一本书

如果说“心想事成”的确有的话，那么，我与《歙事闲谭》这本书的结缘，还真是心想事成。

2004 年左右，正是我对于徽州有着浓厚兴趣的时候，我阅读了很多有关徽州资料，发现很多资料都出自许承尧所编撰的《歙事闲谭》，但我一直没找到这本书。那一天，我们去了徽州，把车停在屯溪老街边的延安路上买东西，顺便就进了旁边一个小书店，就在书架上看到了上下两本《歙事闲谭》——这样的感觉，不是“心想事成”，又是什么？

《歙事闲谭》其实就是怀旧。怀旧的心思，除了追溯尘封的人物和事件，还得触摸一些过去的品质：清洁、专注、端庄、认真、静美、自然和真实。那些不怀旧的人，总是显得肆无忌惮、无所畏惧。他们都是没有故乡的游子，是漂泊在这个世界上的萤火虫。在《歙县闲谭·自序》中，许承尧这样阐述他编撰的初衷：“垂老观书，苦难记忆，因消闲披吾县载籍，偶事副墨，以备遗忘。”他所说的“以备遗忘”，不是针对个人，更像是对未来。也因此，这本书更像是回忆，是一个老人对于前世徽州的回忆和总结。眼中有大美者，内心必有敬畏和惜缘。

许承尧是老徽州最后的“六味真火”。当老徽州注定逝去，新的世界携着锋利、快速和浮躁扑面而来的时候，也许，最佳的选择，就是躲进书斋，用一种温润的回忆，来消解这个世界的寒冷。

回忆，是怀念，是留存，更是确立一种根基。许承尧的用意，我想就在于此。

一段话

现在回忆某些久远的事件和场景，会不由自主地眩晕，像跌

入空濛，飘荡于云雾之中——从2000年开始，我陆续写了一些有关徽州的书，比如2004年的《思想徽州》，2006年的《千年徽州梦》，2007年的《行走新安江》以及穿插其间所写的《发现徽州建筑》（与张扬合作）；然后，又因为喜欢徽州老照片的缘故，在2010年写作了《老徽州》。写这些书的初衷，是想以自己自以为是的思想，撞击一下徽州，然后去触摸徽州文化的内里。这样的感觉，就像一个妄自尊大的年轻人，以吃奶的气力，试图晃动千年古寺边上硕大古老的银杏树——然后喘着粗气，听头顶上叶子窸窣的响声——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书出版之后，大约是切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和思维方式吧，不时地，会听到一些肯定，引发一些共鸣。有点小得意的同时，也会让我诚惶诚恐、羞赧生怯。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是他们给这一套书穿上了新装。沉静的包装风格，对于文字和思想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尤其是对于我淡淡的乡愁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小团圆”。

徽州就是一个人、一幅图、一物件、一本书、一杯茶、一朵花……当安静地看，用心地品，用思想去解剖，用体温去摩挲，用禅意去赏玩，当所有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商业化，带着他们的人、事以及心思时，一个人，如果能独守空灵，借助于某种神明，用内在的纽带试图去连接那一片安谧的气场，就该是一种幸事吧？这样的感觉，与其说是思念的流露，不如说是乡愁的排遣。一种坠落于时空变幻中复杂情感的宣泄。

徽州从未消逝，它只是和流逝的时光在一起。

赵x 火

2011年3月

目录 | Contents

总序 | 苍白的乡愁 / 001

001 却道天凉好个秋 ——开篇的话

在浮躁而虚荣中，见不到真正的徽州，也见不到真正的徽州精神。徽州就是在不断飞扬的尘土中慢慢变得模糊。这样的变化使我每一次到徽州都有一种新的茫然，也由此有一种越来越浓重的陌生感。

009 桃花源里人家

也许对于中国哲学和伦理来说，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这样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人们只是想寻找一些安慰，至于那种深层次的大宁静，至于真正意义上的“桃花源”，似乎谁也不愿意多想，谁也不愿意领会太深。

021 秋雨西递

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最缺少的，是真正的人文主义、宗教精神和慈善情怀所组成的一种可触可摸的暖流……而对于西递人本身来说，很明显，他们是认识不到这样的短处的。他们只是在这样无形的压力下变得孱弱，变得敏感、多疑而多虑。他们只能用他们的方法来理解社会，理解世界。

033

澄明婺源

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来自人类心中的愿望，人类的情感与精神是没有障碍的，是相通的。如果明白了这些，我觉得这世界上的很多东西根本就没有分别。界线是人为的，是别有用心的，是一知半解的，是自以为是。分别心是所有障碍的根源。

043

书院春秋

书院是一种气象，也是一种气场。书院给徽州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才，更重要的，它也在为这个地方积淀着底气，为这个地方培养一种人格力量，形成宁静畅达的地域灵魂。

055

清明胡适

对于胡适，我一直有很大兴趣。在这个人的身上，隐藏着很多值得大力推崇的东西，譬如清明和理性，中庸而平和。他的人格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这样的人竟然出于徽州，竟是从这样狭小闭塞的小山村中走出去的。

075

边走边叹

——关于朱熹与徽州

这样的变形，当然不能怪罪于宋明理学本身。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那些别有用心的统治者，还有我们自身理解力上的局限。也许，对于既没有宗教背景，也缺少形而上思维习惯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思想的偏差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任何一种源头清澈的思想，在这片土地上，都会变形扭曲地生长。

087

徽州人

当然,就徽州人而言,由于植根于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有活力的历史之上,他们的很多行为方式,都带着很深的历史烙印,带有习俗、文化、环境和地理的影子。而之后的大背景呢,是统一的中华大文化。

107

漫漫徽商路

现在,徽商就如我们头顶上曾经掠过的雁群一样,虽然宏伟壮观,但对于现今来说,它是早已消逝的空谷足音。在徽州,每次想到那些落寞苍凉的徽商们,看到那一幢幢曾经雄伟的大屋慢慢变得腐朽,我总是嗅到一股墓穴的味道。

133

何处是归园

——关于赛金花

世事如棋,天道轮回,转来转去总是转不出这样的思维方式。那种文化的阴翳,以及民间的浅薄、人心的苔藓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毕现。明白了这样的历史渊藪,也就明白了赛金花的“横空出世”以及她后来的香火不绝,似乎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157

最后的翰林

在涉及徽州历史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我的阅读与聆听中,那就是最后的翰林——许承尧。对这个人,我原先知道得并不多,但读了他的几篇诗文之后,凭直觉,我觉得这个人绝不是那种暮气沉沉的末世腐儒,而是一个有着诗情韬略的大家。

167

家族史

一个家族,在担当了守墓人之后,就一直迁徙于此,繁衍于此,终老于此,这需要多大的韧性与忍耐力呢,或者说需要巨大的麻木。这完全是一个徽州版的“百年孤独”!

176

附录

中央电视台 20 集电视专题片《徽州文化》
解说词

却道天凉好个秋

——
开篇的话

◎◎ 在浮躁而虚荣中，见不到真正的徽州，也见不到真正的徽州精神。徽州就是在不断飞扬的尘土中慢慢变得模糊。这样的变化使我每一次到徽州都有一种新的茫然，也由此有一种越来越浓重的陌生感。

却道天凉好个秋 ——开篇的话

—

任何事情都是有着缘起的。2004年的秋天，我来到了黟县的塔川，站在漫山遍野的红叶前，我感到徽州是那样的明朗，那样的热烈和自然，又是那样的清明。而在以往的感觉中，徽州总是显得那样沉郁，那样滞重，总觉得它与身边的世界相比，就像是一个暮气沉沉的老者，在夕阳之中渐行渐远。我曾经生活在徽州，离开徽州后，又无数次到过徽州，但在我的感觉中，徽州一直神秘莫测，我一直没有感觉到徽州真正的心跳。它的脉音似乎一直是那样的轻微和低沉，让人难以捉摸。它似乎属于另外一个时代，它的精气神，它的呼吸和体味，都散发着过去的气息。投影在这个时代，它只是表现为断垣、残壁、老树、夕阳，再就是废屋碧苔、老月青山、白发布衣，似乎这一切才是徽州，一个破碎斑斓的梦。

对于徽州，曾经有无数人问我：你喜欢徽州吗？我总是喃喃无言。对于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对于这块异常熟悉又异常陌生的地方，是很难用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样单薄的词汇去表达的。我对于徽州那种复杂的情感，甚至就像我对待中国



历史的态度,或者就像我对于自己人生的感觉,年届四十,已然“却道天凉好个秋”了。我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无数次地写过徽州,别人甚至把我归于“黄山派”作家当中。在2002年的时候,我还为中央电视台撰写了20集的电视专题片《徽州文化》,但由于受到种种限制,有些关于徽州的心声、一些个人的揣测和看法,似乎并没有写进去。实际上我最注重的,是对于徽州富有个人体验的感受和那种血脉相连的直觉。我知道,一个人对于一个地方的感受,绝不只是单单的字面意思,更多的,是游走在文字边缘的喟叹,是魂魄在字里行间的舞蹈。在一个地方生活得久了,地域灵魂就会与人的灵魂合而为一,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万物归一的时候,它们才会悄悄地浮上来,彼此之间对视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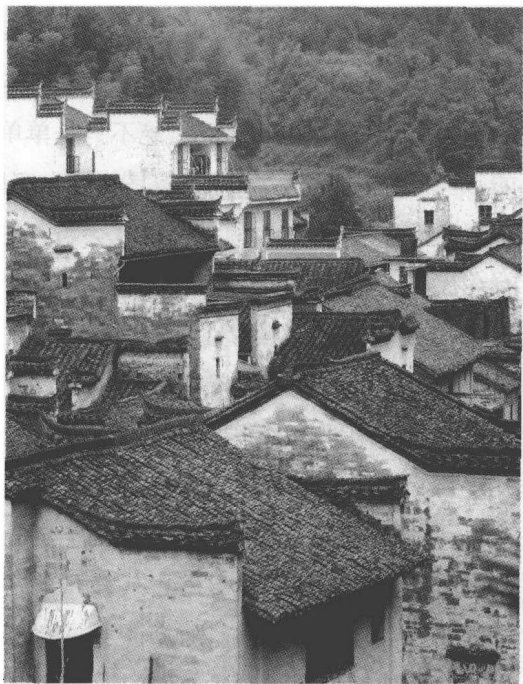
徽州越来越热了。现在,当年沉寂静谧的徽州已成为一块炙手可热的地方,每天有无数游客以及文人骚客涌向徽州,几乎每一个到过徽州的人都会着迷于当地的颓垣碎瓦、荒草冷月,叹服那里博大精深的文化,沉醉当地人那样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他们搜寻着古代徽州的古迹,一知半解地诠释徽州,说一些陈词滥调,随意抒发一些情感。他们哪里懂得徽州呢?他们多浮躁啊!他们的浮躁,还会带来徽州的浮躁。

这样的浮躁使得现在的徽州越来越虚假,越来越圆滑,越来越虚荣。徽州越来越脸谱化,越来越戏剧化,甚至越来越时尚化。在急功近利的解说词中,我们见到了太多的臆想和水分,见到了太多的杜撰和粉饰。真正的徽州正变得远去,接踵而至的,只是图片徽州、文字徽州以及电视徽州。这样的徽州就像春蝉蜕下的皮,只有一具徒有其表的空壳。在浮躁而虚荣中,见不到真正的徽州,也见不到真正的徽州精神。徽州就是在不断飞扬的尘土中慢慢变得模糊。这样的变化使我每一次到徽州都有一种新的茫然,也由此有一种越来越浓重的陌生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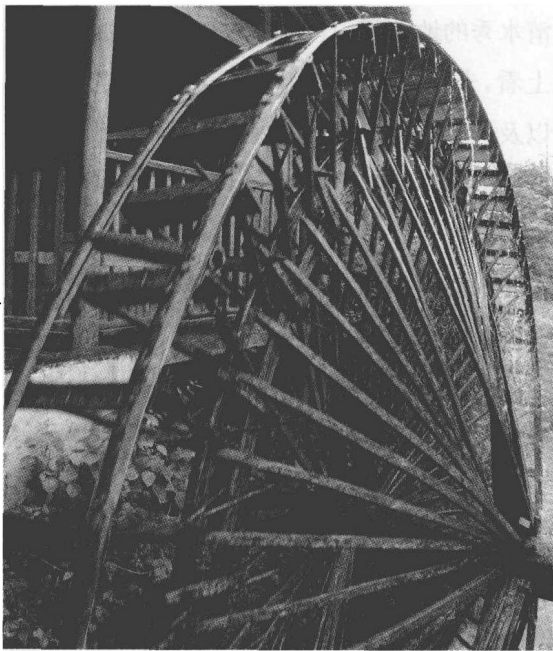
二

徽州一直是有弱点也是有局限的。

这一直是我想说的。也是我在所有的文章当中想表达的。因为现在对于徽州的理解似乎有意无意地陷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把一些过去的东西想象得太美好,在肯定它历史价值的同时也高估了它的人文价值。实际上,不仅仅是徽州,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也



是如此。如果把徽州文化放在世界文明的平台上看,就能看出它的很多软肋和弱点,比如它精神高度相对较低,它一直未能有突破的勇气,它暗藏的小气和促狭……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不喜欢住徽州的那种古民居。当时,我的外公外婆家在歙县斗山街,几乎每年我都要在那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徽州的老房子让我感到压抑,那种刻意的做作和修饰,那种暗藏着的狭隘心理,那种居住在里面的局促和压抑,还有那种在局促和压抑浮面的宁静和自得……徽州的老房子有太多违背人本的东西,它一点也不阳光,不健康,像一个阴鸷古怪的老人。当然,用一种文化优秀的东西去否定另外一种文化中的劣根性是不太成熟的表现。因为所有的文化并不都是完美的。但我觉得一种优秀的文化以及一个优秀的民族应该以一种放松的态度来对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宽容、诚恳、好学,然后加以自我完善。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我觉得对于徽州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我们身边的一切,我们都应该



站得更高,去重新审视和认识,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的文化,是人类进步和提升的阶梯。

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徽州文化并不算是一种很

独立的文化，它从属于中华文明，从地域上说，应该是中国古代东南文化的一个支脉。只不过是处于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它保存得比较好一些，也遗留得完整一些。徽州文化与附近江浙的很多地方文化在以前可以说是紧密相连的，只不过外面的世界改变太多，而徽州又相对僻远，很多原汁原味的东西保存得完整一些，所以在更大程度上能够呈现比较完整的面貌。这样的状况曾经使徽州自卑，现在又让徽州引以为骄傲，但在更广的范围里，还是应该更客观地认识自己的位置，自始至终保持一种清醒的姿态。

徽州的局限性是由于朴素、简单、早熟而又自满、自得、自享和自闭所造成的。实际上，这种朴素、简单、早熟、自满、自得、自享和自闭在某种程度上又有很多无奈。当徽州得益于徽商的发达，资金回流精心构筑自己的“桃花源”时，他们在思想上也陷入了一个深深的误区，那就是，他们自以为在人生的圆觉度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已经通达所有的人情世故了，所以就想着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与山水的共融。这样的想法，从更高的精神层次上看，未免有点幼稚和天真，有点自欺欺人的成分。对于生产以及社会进步的阻碍之处不提，单就精神上来说，徽州人的精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远行，而是在向前走过一段路程之后，便不由自主地画了一个小圆，然后就自以为圆融了——这样的状态，很像是化蝶为蛹的感觉。蝴蝶虽然飞得不高，但却以为遍知世界。然后自我成蛹，然后自我幻变。

我们不能说它是一种低层次的轮回。但就世界范围来说，徽州显然没有达到山尖上鹰的沉静，它只能是青山绿水中蝴蝶的安详。

当然，就徽州文化而言，它是离不开中国文化及思想这一块大土壤的，也离不开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整个环境。当年在外的徽商纷纷迁移回乡，购田置业，没有扩大再生产，除了当